

二八九三

蒙求序

緒六七歲時先吏部口授以安平李瀚蒙
求且曰前言舊事不難於多識所難者迹
有相類名氏錯誤耳此書句為一事并載
其人與世其為童蒙便視四字錦性理字
訓諸書遠甚但瀚隋唐間人故唐以下事
蹟尚闕焉未載屢欲作一書以補之而年
衰事冗心力不給爾他日能成吾志乎緒



於時雖莫敢應私自勵必不敢負斯訓既
長叨進士畏途奔走未遑及每一追思神
志飛越丙子歲負罪竄逐杜門無事因手
書瀚所著舊受訓膝下者為蒙求前編寓
羨墻蚤夜之思復勉為續編附於後以成
先志顧舊學盡荒鉛槧久廢而村居寥閔
無圖籍以考索無聞人達士以求誨益徒
以空腹謏聞依樣描繪不能不慙慙於衷

慄孤子之無依傷世澤之愈遠先公撫摩
音容猶歷歷心目間如昨日也悲夫
正德丁丑二月望沙溪孫緒誠甫序



言新刊蒙求後

族叔沙溪先生嘗手書李瀚蒙求并為續編附於後置之家塾悟屢請刊布屢辭以楮墨工餼無所需且謙冲自牧謂舊業荒落語多錯誤兼其中或雜以稗官小說紀載不足辱博雅者觀聽以是久不果悟為齊東令既二年復以書請曰蒙求並續編可傳矣悟俸入雖薄節費亦可辦而扉第

後舊梓木數段折之可需於用惟叔父無
辭先生乃付俾以東悟得之亟為刻置
縣齋散布鄉社師俾訓甲角之士非敢以
示宿學君子蓋自悟觀之固可以備見聞
資酬應自彼觀之誠如叔父之所云也
嘉靖丁酉七月晦文林郎齊東知縣族姪
悟謹跋

家乘續編上

長永
振錄
西
請
卷
七

李際可註

其陵孫

竇郎五桂

五代時竇禹鈞生五子儼儀儼俱列顯要
馮道贈以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

王氏三槐

宋王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桂重厥無反漢
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世
多稱其陰德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三
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後子旦柄用十八年為相一

紀果如其志天下
謂之三槐王氏云

煬帝瓊花

隋煬帝開廣陵瓊花之盛欲往觀之乃托言巡幸
我朝望墩程先生嘗有詩云貪看江都第一春
龍舟元不為東巡凡花亦自
能傾國何况當時辭語人

簡齋墨梅

宋陳與義號簡齋嘗和張規臣水墨梅詩
五絕徽宗見而嘉之以是受知於上云

侯生壁聽

宋侯仲良字師聖尹和靖嘗曰
伊川謂侯生議論只好隔壁聽

張河灰堆

宋張洎少有俊才舉進士為南唐清輝殿學士
命入首選因詠京師風物為一
堆灰後歸宋與蘇
易簡同在翰林不協蘇曰若更
示昏即將灰堆之句進呈矣

白花江水

元魏揚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後懼禍南
奔於梁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揚白花歌使宮人連
臂歌之至柳才厚詠其事有
揚白花風吹度江水之句

王環馬嵬

唐楊氏小字王環天寶中册為貴妃及安祿山反
明皇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勒軍逼帝統統殺之以

紫茵果屍瘞之
道側年三十八

元寶愚騃

唐王元寶長安巨豪也性愚騃然喜
正納四方文士故每持多集其家

貽慶學究

宋陳貽慶太宗
時以學究及第

元輕已答

唐元輕字白字居易孟郊賈島皆有詩名齊東野語云
云元輕字白字居易孟郊賈島皆有詩名齊東野語云
字京字居易孟郊賈島皆有詩名齊東野語云
後語也

李愬衝枚

唐李愬平蔡州時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
城有鴛鴦池愬今驚之以混軍聲李祐李忠義饒
其城為坎先登衆衝枚殺之
鷄鳴時遂入居元齊外宅

汾陽免胄

唐汾陽王郭子儀使牙將李光資往說回紇欲與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子
儀乃從數騎開門而出傳呼令公來矣回紇大驚
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
而進諸酋長相顧曰
是也皆下馬羅拜

房謀杜斷

唐房玄齡杜如晦同相太宗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故也

梅香竇臭

宋侍讀梅詢喜焚香館職竇元履不喜修飾經時不沐浴特為之語曰梅香竇臭

光庭春風

宋夫光庭嘗見明道先生於汝州曰如在春風中坐一月

應物夜雨

唐常應物嘗有詩示全真元常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東坡最愛誦之惻然有感乃與子由相

約至退為閑居之樂

李莊平泉

唐李德裕嘗築平泉莊周四十里奇花異草珍松在石靡不畢致曰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以先人遺命泣而告之

范扇大暑

宋范質未貴時嘗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有貌性陋者揖曰酷吏寔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後至一廟見士偶貌類所見扇亦在焉

羨譽孫丁

宋孫何丁謂齊名王禹偁嘗有詩稱之曰三百年
文章不根自從韓柳到孫丁于今便合教修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其
譽可謂美矣

六筆燕許

唐蘇頲龔封許國公與張燕公說俱以
文章顯稱望畧等時號燕許大手筆

崔群莊荒

唐崔群知舉時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
榜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人乎君當文
柄約其子不令就試如以
君為良田陸氏一莊矣

馬周逆旅

唐馬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
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長吉才鬼太白詩仙

唐李賀字長吉李白字太白宋景文公祁曰
諸公在館中嘗評之曰李白仙才長吉鬼才

崔立哦松

唐崔立為藍田丞對二松日吟哦其間
有問者輒對曰予方有公事子姑退

茂叔愛蓮

宋周敦頤字茂叔以疾求知建康軍囚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於盈江取營道所居廡溪以名
之作愛蓮說

狄公取日

唐狄仁傑封梁國公武后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仁傑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投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韓相捧天

宋宰相韓琦幼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決策立英宗當台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則捧天之夢驗矣

龔豪党進

宋党進為太尉學士陶穀嘗得其家姬遇雪取水烹茶因謂曰党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龔人安知

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耳陶默然

妖妄高駢

唐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酷信呂用之等委以政事遂皆援引朋黨大逞妖妄由是賄賂公行監刑重賦遺路怨嗟各懷亂計矣

義倫清節

宋沈義倫為西川轉運使給事中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聞其清節因擢用之

韓休峭直

唐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

常袞辭饌

唐常袞性狷潔故事宰相日賜內厨食家可十八具及袞為相奏罷之

懷慎伴食

唐盧懷慎與姚崇同歸玄宗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特人謂之伴食宰相

陽城壞麻

唐陽城貞元中為諫議大夫開德宗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庭

中宗斜勅

唐中宗景龍間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雖屠沽藏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楊綰貞素

唐楊綰性清簡儉素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下朝野相賀會有疾薨上痛悼之謂群臣曰天下欲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

行儉器識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為吏部侍郎特王勃等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無已覓句少游揮毫

宋陳師道字無已秦觀字少游皆一時詩人然無已平持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掩被卧中卒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少游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自絕好山谷嘗有詩日閑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

常思獵酒

五代常思為昭義節度使以聚斂為事嘗有役事來見思怒日必是來獵酒耳命與客飲而遣之

贏得題糕

唐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此較不復為

王勃腹豪

唐王勃每屬文輒酣飲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接筆成篇時號腹豪

義府笑刀

唐李義府高宗時參知政事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全斌賜帽

宋王全斌伐蜀時京師大雪太祖日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况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賜全斌全斌感泣

之問奪袍

唐天后上巳日宴從臣於龍門命賦詩右史東方虬詩先成賜以錦袍謝未畢宋之問詩成后覽之奪賜之問

伊洛兩程

宋程顥程頤兄弟也朱子稱為河南程氏兩夫子

眉州三蘇

宋蘇洵子軾轍蜀產也世稱眉山三蘇

晦菴鹿洞

宋朱熹號晦菴知南康軍復白鹿洞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象山鵞湖

宋陸九淵號象山嘗與晦菴朱子會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

張詠失腳

宋張詠少與逸人傅霖為友既登第嘗有詩寄之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李勣療鬚

唐宰相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療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

進粥尚
幾何

鄭俠忠懇

宋鄭俠熙寧間嘗監安上門獻流民圖及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巨暗合林甫輩而反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帝稱之曰忠誠

呂端糊塗

宋呂端太宗欲以為相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卒以為相

杜牧罪言

唐杜牧嘗憤河朔三鎮之無歸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究其弊名曰罪言

劉蕡下第

唐劉蕡對策極詆宦官考官馮宿等畏不敢取李邵曰劉對策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
蕡直不報

魏野不來

宋魏野隱居不仕真宗祀汾陰遣使召野野題詩遜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矣

陳搏穩睡

宋陳搏隱居華州雲臺觀閉戶獨卧或累月不起後番紫岩題其軒睡圖有此回天下都無事可是

山中睡得
牢之句

王績醉鄉

唐王績善飲至五斗不亂嘗作醉鄉記蓋高其得意於酒也其兄文中子責之曰汝忘天下乎後心不與也

劉晏國瑞

唐劉晏八歲獻頌
張說曰此國瑞也

樊愛奇遊

唐樊宗師作文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詞丹陽洪興祖曰觀絳守居園池記然亦太奇遊

盧朝全異

唐盧全與馬異結交詩有云全不全異不異是謂大同而小異全自全異自異是謂全不往兮異不至今故詩曰黎奇全詩有
往年弄筆朝全異之句

書稱米蔡

唐米芾蔡襄并蘇軾黃庭堅同出一時而皆善書人號蘇黃米蔡

詩從高柳

宋蘇東坡云李杜之後詩人繼出有遠韻而才不逮獨高應物柳子厚發盡其奇五三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裴度將相

唐裴度元和中討吳元濟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克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可謂將相之任矣

韓愈山斗

唐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歌頌元二

唐元結字次山謂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歌頌乃作大唐中興頌

文章歐九

宋歐陽修也文章自唐之末口淪淺俗侵以大故公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

李渤爭先

唐李渤隱少室山元和初以古拾遺召不拜勃命遺之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遣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爭先觀之為快勃心善其言始出

鄭祭歇後

唐鄭祭好撰諧多為歇後詩譏朝野事上以為有所益命以為相賀客至祭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老秦手筆

宋秦繪兩樵相位凡十九年
畧盡其頑銳無耻者率為槍
功凡論人章疏皆槍自操以
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手筆
良將誅鋤
言善類為

小范甲兵

宋范仲淹領延安日開兵
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
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蓋威人
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

廣平柔惠

唐宋梁封廣平郡公性剛毅嘗
著梅花賦清新富麗乃多柔思

瑄瑄虛名

唐房瑄喜賔客好談論多引援知名之士而輕鄙
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
晉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瑄專
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
衍之比也上
由是疎之

王維陽關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有西出陽關無故
人之句後之送行者輒歌之謂之陽關三疊

何戡渭城

唐劉禹錫嘗作詩與歌者何
戡有更與殷勤唱渭城之句

羅隱牡丹

唐羅隱嘗作壯
丹詩為時傳誦

高蟾芙蓉

唐高蟾下第後感高侍郎詩有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迷已之孤寒寡援而不歸
咎於知舉者之不
吹噓是可以怨矣

陸贄奏議

唐陸贄仕德宗朝值時多故遇事
論列有奏議奏草各七卷行於世

少陵詩史

少陵唐杜甫也作詩
善陳時事世號詩史

寇準孤注

宋寇準相真宗嘗契丹大舉入寇乃請帝渡河臨
賊以成澶淵之功王欽若嫉之言於上曰陛下聞
博乎輸錢將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
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上由是顧準寢疾

莊宗三矢

五代晉王李克用將終以三矢賜其子莊宗曰梁
吾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
也爾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卒係燕
父子以組函梁唐巨之首以告成功可謂壯矣

崇禎拜墓

五代郭崇禎在宗時用事宰相竇盧革等附之謂
為子儀後人崇禎任以為然後伐蜀過子儀墓下

馬拜哭而去
聞者笑之

贊皇辨水

唐李德裕為相有使京口者令索白金下揚子江
中水其人忘之至石城汲焉李飲之曰此頗似建
康石城下水
其人謝過

采蓮佳人

唐王昌齡嘗作采蓮曲云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
向臉西邊開亂入池塘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真佳人也

種桃道士

唐劉禹錫坐王叔文貶司馬後入為主客郎中
再遊玄都觀詩有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
又來之句蓋以
詆當時權近者

朱三故盜

五代梁太祖兄廣王全昱嘗與太祖飲博宮中全
昱酒酣取殿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
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
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
滅吾族乎安用
博為太祖不悅

南八男兒

唐南霽雲與張巡守睢陽城陷被執尹子琦以刃
脅降未應張迷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

屈壽雲笑曰豈將有爲也公知我
者敢不死乃不降遂與巡俱遇害

龜山造詣

宋楊時號龜山程門高弟也胡文定稱其造詣深
遠燭理甚明伊川嘗曰天資楊不如造詣造詣不
揚如

游酢天資

宋游酢自幼不群讀書一過輒成誦伊
川一見許其資可適道後爲程門高弟

淵材五恨

宋彭淵材五恨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
恨黃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

司空三宜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嘗曰量材一宜休揣分
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遂名其亭爲三休

孟浩詩窮

唐孟浩爲王維所知遂得上見玄宗因令誦詩至
不才明主棄之句玄宗曰卿自棄朕朕未棄卿何
誑之甚也故歸南山人謂正坐詩窮嚙啖
觸禁矣嘗謂人曰非詩能窮人窮乃工耳

鄭虔畫師

唐鄭虔善圖山水杜子美嘗贈以詩有
日鄭虔樗散髮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

康節經世

宋邵雍謚康節左書無所不讀
嘗著皇極經世六十卷行於世

橫渠正蒙

宋張載居於橫渠嘗集其所言謂之正蒙曰此大
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
學者

伊川易傳

宋程頤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嘗自謂無功澤及人
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也問一蟲惟綴緝聖人遺
書庶幾有補於是
者易傳以傳於世

知幾史通

唐左史劉知幾嘗作史通以糾班固
之失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座右

蕭琛三好

梁蕭琛自言少壯時有三好音律書酒
也及年長二事都廢惟書籍爲不棄耳

李摯四同

唐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又
同年及第故有詩云契分四般同

敬則計上

齊王敬則舉兵東昏在宮中見征虜亭失火謂敬
則至急裝欲走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計
汝父子唯
應急走耳

承慶考中

唐盧承慶嘗考一官遭風失米曰考中下其人自若改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復自若又改寵辱不驚焉考中上

山谷刀筆

宋黃廷堅號山谷後人集其與人交往書劄為帙名為山谷刀筆

司馬相業

宋司馬光復起為相毅然以天下為己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幹乾轉坤之功

韓蘇二妙

唐韓愈作羅池廟碑迨宋蘇東坡書而列之世謂韓蘇二妙

白孔六帖

唐白居易為六帖孔傳續之宋獮屠事亦有之而悉載雲仙錄中事是自從其書也

康瑒小隱

晉王康瑒嘗作文招隱詩有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之句

李陽大俠

晉王衍妻郭氏會反衍患之時有幽州刺史李陽大俠也郭素憚陽衍謂郭曰非但我言爾小曰李

陽亦謂不可
郭由是少頌

吳主赤鳥

三國吳主孫權嘗有赤鳥集於殿前以為嘉祥也乃改元赤鳥

穆宗玉蝶

唐穆宗時禁中千葉牡丹開有黃白蛺蝶萬數飛於花間張網得數百乃金玉也

周里癸辛

宋周密居癸辛里因目其所著書為癸辛雜志

許橋丁卯

唐許渾居潤州丁卯橋曾借陸游嘗題詩云裴村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西王丁卯橋應作午橋

鄧綰笑罵

宋鄧綰初通判寧州以語媚王安石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郡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後汝好官須我為之

王曾温飽

宋王曾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翰林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會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百藥才壯

唐李百藥字重規嘗賦帝京篇上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傳永諱老

後魏傳永字修期為刺中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善騎乘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昌宗荷花

唐張昌宗有癡或譽其美曰六郎面似蓮花肉使揚再思口不談乃蓮花似六郎兩

蕭瑀勁草

唐蕭瑀太宗嘗曰武德時太上有廢立意願瑀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

死慎直杜稷臣也乃賜以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金鑑千秋

唐玄宗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代興廢之源為書五卷名為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丹宸六歲

唐李德裕當敬宗時上丹宸六歲一曰香衣調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調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調歛求恠珍也四曰納誨調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調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調偽遊慝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迭勅帝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仁貴三箭

唐薛仁貴為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千挑戰仁貴發三天斬殺三人於是虜氣懼皆降九姓遂募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清獻一琴

宋趙抃謚清獻神宗時知成都召入諫院及謝帝日間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

宗元謗數

唐柳宗元嘗作答問有曰身居下流為謗數澤之語

裴啓語林

晉裴啓撰漢魏以來言語可稱者名為語林

李沆謹重王曰深沉

宋宰相李沆王旦皆張詠同年也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量眼天下無如王公至於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楊億非杜

宋楊億不喜杜工部詩至謂為村夫子

李觀疑孟

宋李觀作常語三篇以疑孟子謂與孫
吳蘇張同一亂天下余隱之嘗為作辯

晦叔簾捲

宋呂公著字晦叔司馬温入公堂薦之乃作
歸燕詞致謝有主人情重珠簾捲之句

公權筆正

唐柳公權穆宗嘗問書何由善對曰
心正則筆正穆宗知其為筆諫也

林甫口蜜

唐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
勢位相通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
之善口以其言而陰陷之
世謂其口有蜜暖有劍

從吉手令

五代史引肇會飲或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闕
卿屢教之蘇逢吉曰坐有姓闕人何憂謂爾弘肇
妻闕本酒家倡以為
譏已大如欲歐逢吉

短小李紳

唐李紳為人短小
精於詩號知李

蕩奢孫晟

南唐孫晟為右僕射每食不設几
案使妓各執器環侍號肉葷盤

石湖菊譜

宋范成大號石湖嘗作菊譜云菊有七十種

陸羽茶經

唐陸羽著茶經三篇篇首茶者陶羽形禮為茶神後因李季卿召不為禮更著毀茶經

王章操筭

五代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握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予西觀銘

宋唐虞字子西嘗作家藏古硯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李泌賦棊

唐李泌七歲被召明皇方與張說說請賦方圓動靜泌請其說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

明皇悲鈴

唐明皇幸蜀霖雨漲旬棧道中聞鈴聲悼人念貴妃因為雨霖鈴曲

庭筠八义

唐温庭筠工詞賦每入义手而入韻成

弘靖一丁

唐張弘靖訪青士曰反虜天下無事而輩挽面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孫復篤學

唐孫復范文正在睢陽以復補學職授以春秋復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復亦歸泰山遂以春秋教授學者

胡瑗善教

宋胡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遺經業及為蘇湖二州教授獨立經義治事二齋故天下謂蘇湖多秀異其出而蒞仕往往取高第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善教故也

文山精神

宋文天祥死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有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之句

徐積節孝

宋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以父名石終身遇石不踐事母極孝母亡廬于墓雪夜哭不絕音學士呂秦適過其廬聞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政和中賜諡節孝處士

王倫無賴

宋王倫為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胡銓劾其為獐狝小人市井無賴

若訥不肖

宋高若訥知諫院時范仲淹言事奪職余靖尹洙論救相繼及斥歐陽修移書責若訥不能辨若訥忿以其書奏乃貶修更設金菜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蓋謂范余尹歐不肖斥若訥也

李祐膽落

唐李祐入朝，詔進奉侍御史溫造彈之，祐得罪。股戰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
御史矣。

巨源頭掉

宋楊巨源年老，頭數掉，人謂為吟來多之所致也。

守貞鵲起

五代李守貞反時，召門下僧總倫問以齊否。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侯殺人垂車，獨餘一人。」
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

宗道魚頭

宋魯宗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嘗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維翰鐵硯

五代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表同，或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乃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改，卒舉進士及第。」

堯夫夾舟

宋范純仁字堯夫，文仲淹嘗遣王姑蘇取夾舟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

堯夫以麥舟與之抵家文正問曰東吳見故舊乎
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
者文正曰何不以麥
舟與之曰已付之矣

韓翃春城

唐韓翃德宗時知誥缺員上批曰與韓翃時有兩
韓翃所司請之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京
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趙嘏倚樓

唐趙嘏嘗賦長安晚秋詩有殘星幾點鴈橫塞長
笛一聲人倚樓之句杜紫薇覽此一聯賞謂不已
因稱爲
趙倚樓

放翁青猿

宋陸游號放翁嘗賦詩有曰委轡看山無鐵獺拾
樵煎茗有青猿蓋鐵獺爲海聖俞之馬而青猿放
翁之
童也

世宗黃驢

五代漢主昞與周世宗單敗乘黃驢馳歸
乃以金玉餘既食以二品號自在將軍

安石新法

宋王安石既參大政乃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其
黨呂惠卿任其事於是青苗助役均輸保甲諸及
相繼並興號爲新
法而天下騷然矣

蔡京黨籍

宋蔡京為宰相嘗籍元祐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於端禮門

佺期乞緋

唐沈佺期嘗以罪謫遇恩復官而未還朱衣因內宴歌回波詞曰身名已蒙蓋錄袍笏未賜牙緋

張奭曳白

唐張奭御史中丞倚之子也倚新得幸於上苗晉卿等知選欲附之時選人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奭

為首群議沸騰上復面試奭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晉卿等乃坐貶

高綬覆袍

唐高綬為翰林學士帝幸其院常妃從會綬方寐時大寒以妃蜀襖袍覆之而去其待遇之厚若此

劉幾勒帛

宋劉幾入試作論有曰天地軋萬物出聖人發歐公知舉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以大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數年換入體易名煇歐公仍擢為第一

崔護題門

宋崔護嘗以清明日出遊都城南門人門求飲有女子開門以盃水至及來歲清明再訪則門已

扁鎖題在花人面之詩而返後因復往則聞哭聲
一老父日子非崔羨邪吾安此與佳作絕食死矣
崔亦感動大呼曰
某在此文遂復生

文昌買宅

唐段文昌嘗作江陵節度使有大宅枕流渠文昌醉
於渠上濯足曰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後果如
其言

孔幾三宜

唐孔幾為尚書左丞嘗曰吾年至一宜去吾
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二宜去

魏徵十漸

唐魏徵貞觀中上疏極言不克終者十漸帝
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
疏列為
屏障

牛弘德量

隋牛弘弟弼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妻曰叔射殺
牛弘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
曰已知顏色自
若其德量如此

盧杞心險

唐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候疾
子儀悉屏侍妾獨憑几待之或問其故曰杞貌醜
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
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

八藝書忍

唐張八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百餘以進

栖筠樂短

唐李栖筠字貞一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喜書好
去樂聞人善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
所

趙普渝盟

宋趙普杜太后疾革召入受遺命謂太祖萬歲後
傳位光義光美以傳德昭即榻前為誓約藏之金
櫃後柴禹錫上變以搆廷美帝意不決召普諭以
太后遺旨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

得罪史謂普

渝金匱之盟

屈突加點

唐屈突通仕隋文帝與漢王諒約若璽書召勅字
加點則就道煬帝立召諒無驢諒貴變遂發兵反

崔浩可惜

元魏崔浩既詩魏主頗悔之及宣城公李孝伯疾
篤或傳已卒乃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
司徒可惜李
宣城可哀

裴迪自寬

唐王維作酌酒詩與裴迪有酌酒與君君自寬之
句評之者曰此必有朋友反復諧誑或小人譏沮

之類故爲此
以解之耳

太顛留衣

唐太顛僧人也聰明識道理韓昌黎請
朝時嘗與往來後以袁州留衣爲別

敏中耐官

宋向敏中除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帝謂賀客必多
命翰林學士李宗諤往觀之門闐寂然明日宗諤
具對帝曰向敏
中大耐官職

竇僂面折

宋竇僂當太宗須開封尹選僂判官特賈秋為推
官僂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僂瑛與會瑛言

僂之言曰巧言令色
上會出爲新法
官

師德嗜乾

唐婁師德弟除代州刺史師德曰德道感於何
以自免余曰人有唾面禦之而已師德曰禦之是
遠其意正使
之自乾耳

世傑溺海

宋張世傑奉益王入海益王殂衛五六張弘範等
攻崖山敗既失衛王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
之俄颶風舟
壞遂溺海死

張逸徒灘

宋張逸知青神縣縣有松栢灘暴漲多覆舟逸憐于江神灘為徒五里

杜鎬啣卷

宋杜鎬將試前夕見大景出卷於前視之乃考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鎬遂登第

鄭光煎茶

唐鄭光憲宗舅氏也性嗜茶微時遂以前煎茶為生計後為節度使

韓范拔芥

宋韓琦范仲淹同時為用石介作感德詩有日愛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草斯脫其語得後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

滕蔣賜麻

唐滕王嬰蔣王揮皆貪黷帝賜諸王綵帛乃勅曰滕叔蔣凡自解經紀不須賜帛與麻二車為錢緡可也二王大慙

元衡揮蠅

唐武元衡以元稹恃宦官得知制誥心却之會食瓜蠅集瓜上元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遠集於此一坐失色

溫彰聞鴉

唐溫彰遷京兆尹聞有挽鈴者視之乃鴨也曰是必詐有人採其子驗之果然

掩錢李母

唐李母，讓母鄭性明，發早寡，家負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得錢盈餘，母曰：吾聞無焚而獲身之災也。命掩而築之。

攫金劉义

唐劉义，攫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誠墓中人得者，不若為劉君壽，愈不能止。

唐介屢謫

宋唐介為御史及諫院，嘗劾文彦博貶秦州，改兵州論韓絳出知荆南，論陳升之出知洪州，蓋屢謫也。卒以與王安石爭論發憤以死。

張昇孤立

宋張昇為御史中丞，帝見其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

楊氏冰山

唐楊國忠為右相，或勸陝州進士張彖謁國忠，富貴立可圖。彖曰：吾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

于同箬笠

唐張志和字子同，作漁父歌，有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之句。

朱放野航

唐朱放即所謂錦里先生者也杜子美有詩送之曰舸水纜添四五尺野航恰受西三人

晉卿義墨

宋王晉卿嘗置墨十數品雜研之東坡謂昔在蘇州隣近四五州送酒令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今為雪堂義墨別

楚材角端

元耶律楚材太祖滅回回國豕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以人言謂之曰汝工宜早還元主恠之以問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也

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有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竇儀乾德

宋竇儀乾德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恠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年號當是其歲所造也太祖笑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雍陶放鵬

唐雍陶嘗和孫明府懷舊山詩曰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落客落人問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鵬

宋崖渡蟻

宋宋崖初名如少時有胡僧見之驚問曰公丰神
頊異如龍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愚之曰堂下有蟻
穴為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為橋以渡僧曰是也先
是僧嘗相其弟初當中心魁選至是乃謂公終不出
其下比唱第初果中魁選章獻臨朝謂弟不可
先兄乃以崖為第一初第十僧之術亦神矣

姚崇料生

唐姚崇既病戒諸子曰張說與吾隙深然其人奢
侈吾交當來吊汝盛陳寶玩張不顧舉疾危矣若
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即錄進仍先磨石
速鑄張料事遲後必悔諸子如言數日果取副改
引使者視之碑已工畢說
悔曰死姚崇能料生張說

范質欠死

宋范質太宗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
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蔡沆書傳

宋蔡沆從贈菴遊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
傳未及為環賦門下士遂以屬沆且洪範之數久
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
著亦曰成吾書者沆也乃作書傳

陳澔集禮

宋陳澔嘗作禮
記集說行於世

商隱無題

唐李商隱嘗作無題詩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
畫十歲大踏舞芙蓉作裙衫十二學彈箏銀甲不
會年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立
歎下不知何所指評之者曰此蓋學樂府而未
到者

廷秀為崑體

宋楊萬里字廷秀自唐李商隱為崑體詩務以
晦澁為工已居仁輩咸宗之而廷秀獨甚焉

趙昇箕尾

宋趙昇謫吉陽軍擒命月具存亡申報昇乃遺書
其子汾曰捨必致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
家矣乃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

韓景金根

唐韓景愈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
史傳有金根車謂為誤乃改根為銀

元一三慶

唐張元一武后問曰外有佳事邪對曰比有三
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弘霸姓郭酷吏也

張卿五言

唐劉文房字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曰
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楊素行屍

隋楊素為司空李靖謁之一妓執紅拂侍側靖歸
夜有紫衣戴帽人扣門延入去帽乃一美姬曰妾

揚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靖甚懼曰不足憚也彼屍位餘生諸妓知其無成多竄去彼亦不甚逐也乃與俱適太原

圓溪精魂

唐李源與僧圓澤為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錦襜負盟汲水圓澤曰此某托身之所也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夕澤卒而婦人生子源如期至天竺聞葛洪川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
昔月吟風不用論慚媿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蔡確直蓋

宋蔡確在陸安營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涉譏訕遂貶新州安置

相平原

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而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爭乃如此

黃幹堅苦

宋黃幹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

張洽篤志

宋張洽從朱子學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未斯道之傳者二三人也

方子純篤

宋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齊魯翁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佩服斯言遂以果名其齋云

陳淳恬退

宋陳淳從朱子游為學甚力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季通老友

宋蔡元定字季通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每至夜分

李燔可畏

宋李燔從遊朱子門下朱子嘗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仇冑肆奸

宋韓侂冑專政十四年威權隆重大肆其奸幸執侍從甚諫藩閫皆其門庶之人天子乃孤立於上矣

何澹攻偽

宋何澹附阿樣奸斥逐善類嘗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孟不得自相標榜於是賢士士為之一空

朱弁題墓

宋朱弁使金被留乃具酒食招被掠士天飲半
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他一旦奉命報國諸公
瘞我其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
矣衆皆泣下并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語吾何
悲也

崔徽寫真

唐崔徽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見動情不能忍
裴回徽以不得從為恨久之成疾寫真寄裴且曰
一崔徽一日不
及卷中人矣

德誠高

唐中復御史孫林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
林曰昔人死為身御史今豈有識而甚

官邪

常澳全身

唐常澳十年不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言
欲薦用之知澳已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
端公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張巡厲鬼

唐張巡守睢陽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
孤城備竭不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厲鬼以殺
賊城遂陷與南霽雲
等三十六人俱遇害

延賞通神

唐張延賞判度支日聞有一冤獄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五萬曹公不問其獄公怒取吏案之次日盥洗處又一帖云奉錢拾萬曹公曰錢五十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慎禍及不得不止

韓會四藥

唐韓會與崔浩盧東美張正則友善皆自謂王佐材故號四藥

李揆一人

唐李揆為入蕃會盟使酋長日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結日彼李揆安肯來邪

鄒浩直言田畫正色

宋鄒浩為諫官田畫為監京門以氣節相激厲後畫病歸及賢妃劉氏立為后畫聞之謂人曰志

不言可以絕交矣浩乃直諫貶新州書迎諸途清山深畫正色責日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良佐去神

宋謝良佐往見伊川問日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日也只去得神字日何故日仔細點檢得來病病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大臨矯俗

宋呂大臨每欲撥習三代遺文舊制今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直字

若水仙風

宋錢若水陳搏以為有仙風道骨引見紫閣老僧曰不然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薛奎民力

宋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薛王日一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曰直宰相之言也

劉摯朔黨

唐劉摯元祐中呂公著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以類相後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其朔黨則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各相黨比以相訛議

俊臣羅織

唐來俊臣嘗撰羅織詔數千言教亦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

韓滉米運

唐關中倉廩竭軍士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抱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命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

朱勗石網

宋朱勗父仲蔡京欲建僧閣會贊鉅萬仲願獨任明年京召還京方挾勗與俱以其名屬重貫置軍籍得官迨徽宗垂意花石京諷勗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至政和中乃舳舻相銜於淮亦號花石網

知章鑑湖

唐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嘗病夢遊市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及賜

銀國刻
川一曲

九齡曲江

唐張九齡嘗識安祿山有逆相請誅之不許後玄宗幸蜀思其忠為下泣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之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陳旌三尾

元陳旌作詩好用隱僻事嘗有詩曰能守不成三尾戒人皆不知其所出蓋取史記龜策傳天尚不全故世為星不成三尾之語也

劉錡四廂

宋劉錡為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畏之嘗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故也

士隆打鴨

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答官妓適杭州一妓至宣士隆喜之一日又欲答郡妓妓曰不敢辭但恐抗妓不安士隆乃舍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詞以嘲之

姜夔弄麴

唐姜夔謚子李林甫作手書慶之聞有弄麴之喜客視之掩口蓋錯寫璋為慶東坡詩云口八愁錯寫

弄麀
書

高穎遺令

隋高穎平陳先入建康元帥晉王廣使人馳告今
番張麗華穎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
也遺令斬之廣聞
變色由是恨穎

李晟佳赦

唐李晟桑道茂嘗出懷中書自署姓名曰為賊所
逼固請判晟驚笑曰欲我何語曰佳伏赦之再拜
去後道茂汗朱泚偽官晟
平京師道茂出示遂原死

曹瑋募兵

宋曹瑋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隴山諸族首
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十城募土兵守之曰吳
時秦渭有警此
必爭之地也

世衡教射

宋科世衡知環州嘗募吏民射有過失者射中則
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
人自厲皆精于射由是
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禹偁竹樓

宋王禹偁解謫黃州嘗作
竹樓自為文以記之

韓浦草舍

梁韓滉翰洎能為古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
繩樞草舍取此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寺也
浦聞之作詩寄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
亮溪頭老兄得此渾無用所爾添修五鳳樓

黃裳經濟

唐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
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德輿醞籍

唐權德輿動止無外飾其醞籍風流自
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摺紳羽儀云

遵誨黑龍

宋董遵誨隨州刺史宗本子也太祖微時嘗修在
宗本遵誨乃誨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黑龍

雲如蓋又夢登高岡黑蛇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
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後即位
召遵誨論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
誨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邪乃
以為通
表軍使

畫象孔雀

唐竇毅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父也后幼時毅嘗曰
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
屏間請昏者使射二天陰約中目者則許之射者
闕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於帝

李絳屏諫

唐李絳憲宗嘗詔絳與崔群錢徽常弘景白居易
等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

顧視左右曰而等宜
作意勿為如此事

朱滔金鑰

唐朱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納四金
鑰於回紇曰四國啓閉出納惟命

仲淹買田

宋范仲淹嘗買義田千畝以濟貧
族田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有取

紹威鑿錯

五代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是勢
弱為梁祖所制乃悔曰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不
成一箇錯也

奸邪

宋王欽若仁宗嘗謂韓臣曰欽若久在政府
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知白清約

宋張知白相仁宗慎名器嘗以
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知寒士

王伾死友

唐王叔文善茶侍太子與王伾相友附因為太子
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
執誼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

昌言賢壻

昌言賢壻

宋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時王旦坐平江昌言
一見識其遠大遂以女妻之後果為賢相

愛卿可竟

宋韓魏公為陝西安撫李師中過公山營妓宴李
有愛卿者師中悅之因贈以詩云願得魏公百萬
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為問君王
覓愛卿

紫雲見惠

唐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司徒李愿罷鎮居
洛一日張道命妓皆絕色殊藝者朝士臻赴牧之
問李曰間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疑勝良久
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首諸妓亦皆破頰乃
自引三爵
朗吟而起

遵對偶

宋洪遵兄弟皆以善駢儷語著名
而遵其最也故世稱洪氏對偶

汪藻駢儷

宋汪藻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春秋左氏
傳及西漢書工儷語所為制詞人多傳謂

章惇同上

宋右正言仁伯甫嘗劾章惇迷國罔上章至八
奏不報會臺諫復極論之乃貶雷州司戶參軍

席豫謹細

唐席豫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
事耳何留慮若此答曰細不謹况大事耶

會肇諫兄

宋會肇嘗移書諫其兄布曰兄方得吾嘗引用善人翊正道以社稷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志士繼跡去朝所進皆前日事停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縱停卜未至一蔡京足以兼此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

蒙正薦姪

宋呂蒙正直宗過洛幸其弟謂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元冲克藥

元冲字行克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如富家信積脯腊膜以供奉膳夫木芝桂以防疾疾門下克吉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呂誨喻疾

宋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與李九族之托何蓋以身疾喻朝政也

王播鍾聲

唐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乃節後擊鍾因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節後鍾及播鎮揚州訪舊題則已碧紗籠之矣因續之云二十年来塵土暗而今始得碧紗籠

秀實為擊

唐段秀實嘗以朱泚計事時源休在坐語至潛位
事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
顙流血戰面衆未敢動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
不殺我
遂遇害

陳亮對策

宋陳亮光宗策進士門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之餘所
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識彼其端甚衆亦既得其
機要而見之行主豈徒一月四朝以為觀美哉時
光宗下朝崇華高殿數諫未已得亮策大喜
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兩筆擢為第一

劉瑛視曆

唐劉瑛為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
支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瑛曰為朕擇一今日
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
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

裴垺定稅

唐裴垺為宰相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
使曰留州建中初整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
重相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
降省倍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垺奏天下留州送使
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
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
民稍蘇

朝恩典兵

唐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後上苑中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宦官典兵自此始

來侯必死徐杜必生

唐杜景全徐有功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來侯必死

杜衍明敏

宋仁宗宰相杜衍字世昌聽訟明敏審覈愈精屢決疑獄人以為神簿書出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

戴胄公清

唐戴胄大理少卿詠太宗曰大理人命所係胄清且真其人哉則日命胄

董儼半夜陳儀三更

宋陳儀董儼為三司副使每夕會飲樞筭歸常逮夜時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王珪確論

唐王珪太宗嘗謂之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方齡以下直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如何對曰孜孜奉公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參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若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以為然亦退其確論

杜佑通典

唐杜佑以劉秩政典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表之優詔褒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伏伽誠直李綱忠欵

唐主嘗置酒謂裴寂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誠直餘人猶踵弊風貌者而已豈朕所望哉

賀李二仁

唐賀知章為任城令李白訪之因留寓數年賀有稟政李亦為任人所愛因稱之曰二仁後立二仁

祠以祀之

王丘兩反

齊李珪之曰王思遠終日危坐不妄言笑替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遂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屠突狎宰便憶王思遠蓋言其兩反也

端叔意過

宋李端叔作詩用意太過或至有不可解者東坡嘲之曰曾信好詩消未夜每逢佳處輒來禪謂其似詩話也

師德詞緩

宋張師德知制誥屬詞稽緩王沂公傳語且封起
來日撰後云此人有德行宜備顧問乃除正字

庾侯獨秀

宋胡安國字康侯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
物無一嬰其心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
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

許衡尊道

元許衡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
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初世祖屢召不至或問其
故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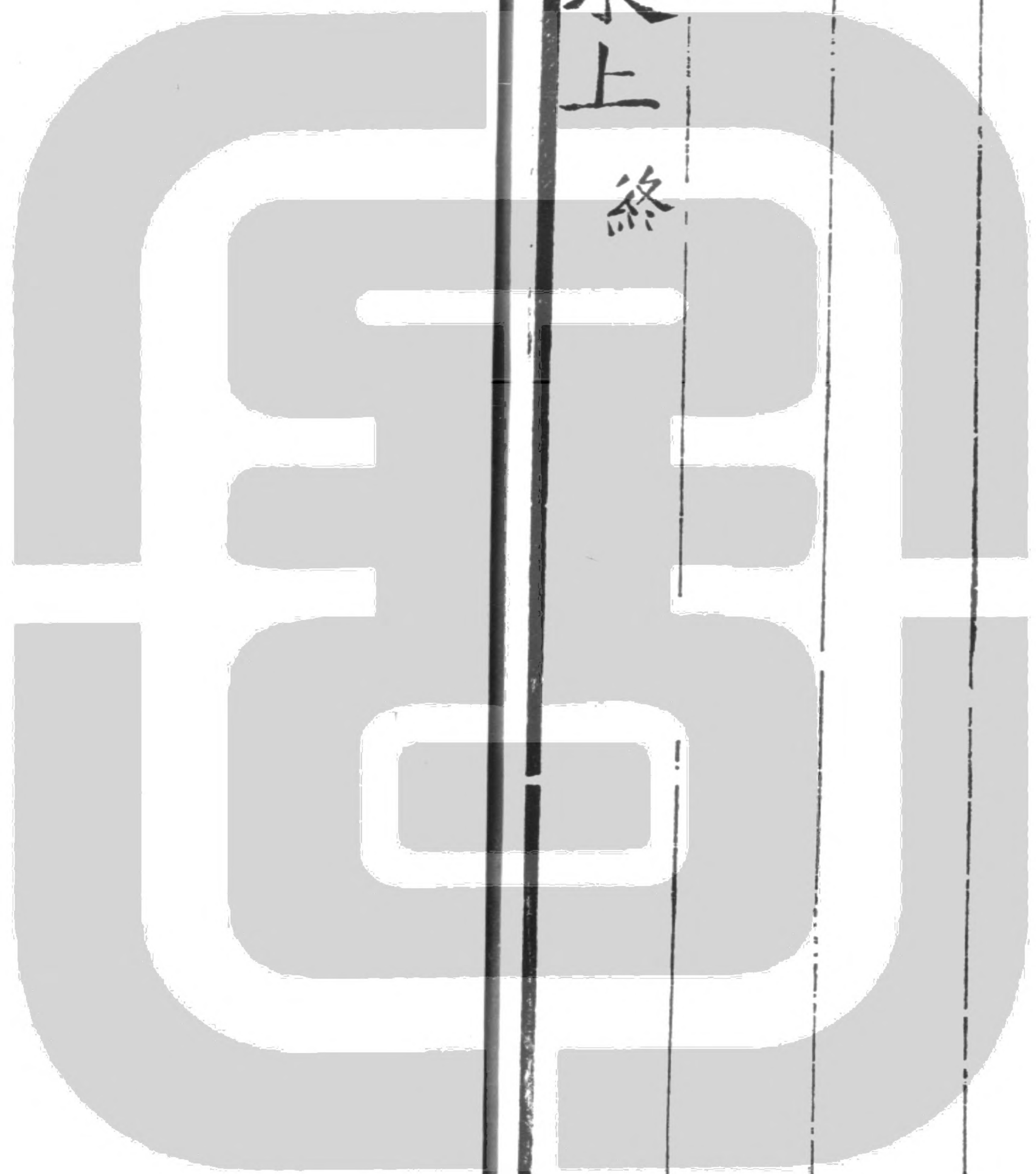
霽雲斷指

唐南霽雲從張巡守睢陽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
屯臨淮巡遣霽雲告急進明無出師意且愛霽雲
壯欲留之霽雲因拔
佩刀斷指以示信

王殷中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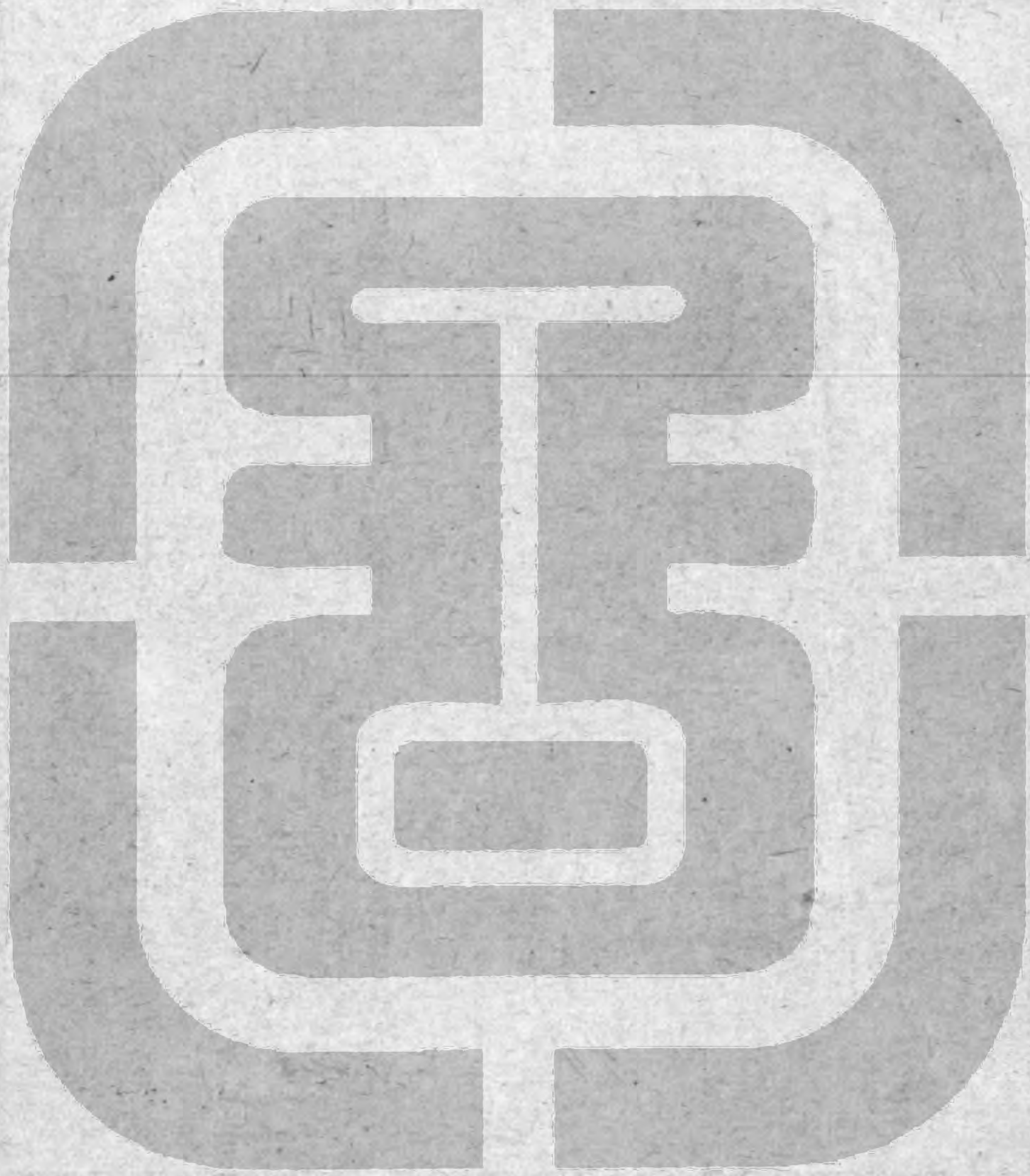
五代王殷嘗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
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不死高祖嘉之

續蒙求上終



90

30



7314